

皇朝藩屬輿地叢書

上海科學出版社

太祖本紀譯證下

元史譯文證補一

兵部左侍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加三級臣洪鈞撰

虎年大會部族於斡難河建九腳白旗

秘史謂九腳白旄最合蓋以白馬尾凡九爲旄非旗也

卽皇

帝位羣下共上尊號曰成吉思汗從闊闊出之請也闊闊出晃豁

壇氏蒙力克額赤格之子好言休咎形如狂眾稱之曰帖卜騰格

理成爲堅強之義吉思爲眾數亦猶哈刺乞得之稱古兒汗古兒

普也古兒汗眾汗之汗也

此節當非脫必察顏原有當是拉施特增入西人會言羣眾說以考成吉思稱名之義一曰成大也吉思最大也一

曰卽天子之義別有蒙古人云卽位時有孔雀飛至振翅有聲似成吉思音故以定稱薩囊薛珍云有鳥鳴聲似成吉思鳥集方石於石中得玉印背有龜龍形一曰成吉思卽騰吉思言海也西域人志費尼之書則云曾遇蒙古人知掌故者告我昔時有闊闊出其人似有前知冬令極寒時裸體而行大呼於途謂聞天語將昇帖木真以天下其稱號爲成吉思別無解釋拉施特修史則有釋義其言曰成爲力量堅強吉思爲多數當汪罕滅後闊闊出卽剌此論迨虎年卽位以古兒汗曾爲札木哈竊號不逾時卽敗故廢古兒汗不稱而從闊闊出之言稱成吉思汗世或訛傳平汪罕後卽稱成吉思汗然蒙古國史實載於平乃蠻後虎年卽位時也案志費尼拉施特皆元時西域人仕於宗藩撰著史錄親見國史其言如是夫復何疑蒙古源流謂帝二十八歲己酉卽汗位固爲囑語秘史卷四卽已稱帝號成吉思亦屬妄談元史親征錄皆出於脫必察顏誠爲信史有元一代大典所關故備載其說

復起師征乃蠻餘孽

時不亦魯黑獵飛鳥於兀魯黑塔山下莎酌河上兵至殺之

錄有飛獵二字

得此始解山名同河名合酌二音略異多桑云山在巴勒喀什泊之北

古出魯克托克塔奔也兒的石河兔年秋

以合申不納貢不奉約束再征之攻下各城是役之先遣阿爾壇

布刺二人

即史錄按彈不兀刺

使於乞兒吉思先至一部受其降繼至一部曰

野牒鄂倫會曰韓羅思亦納兒

先一部部名會名文已缺史錄與祕史所記各異今可取證於此詳部族考

二部會

盛禮款接遣二使臣曰阿里克帖木兒曰阿特黑刺黑偕來獻獵

鳥色白

西土無海東靑故不能舉其名二使名元史無惟錄有阿忒黑刺祕史二使一阿惕乞刺黑一答兒伯下一人又似即帝所遣之迭兒拜見下文

龍年自合

申班師歸舊居避暑

可見龍庭並非地名爲譯者文飾之詞

冬復征托克塔古出魯克前鋒

遇衛刺特部其酋忽都哈別乞不能戰遂降用爲鄉導至也兒的

石河殺托克塔於陣古出魯克從者無多西奔哈刺乞鰓古兒汗

收撫之爲義子嫁以女

詳見下文

蛇年春畏兀兒國主亦都護聞帝威名

設哈刺乞得所遣監國大臣曰沙均

即錄之

將遣人納款帝聞其事

先遣阿勒撥魚土克送兒拜使其國
答兒伯似即此之送兒拜惟非帝使

都護厚款之令其臣博古思阿世阿忽赤句阿闌帖木兒即錄之別吉思阿鄰

帖木兒上一人名錄未全別吉思似古字之誤偕以來謁若謂聞往來人言皇帝雄威大度能撫

定百姓故棄哈刺乞得將遣使來附并以古兒汗情形上陳不意

帝使先至譬雲開見日冰泮得水意不自勝而今而後願率全部

爲僕爲子竭誠效力其使之言如此當托克塔中矢死時其子忽

都句赤刺溫句赤攸克句呼圖罕蔑兒根元史類編引親征錄云脫脫子火都赤刺溫馬札兒禿薛干與元史巴而

尤傳所載四子名同此書下二人名大異又忽都謂是弟則西域史之臆說已見上注祕史卷九有忽都合勒之名似即呼圖罕而非忽都無從考異祇可存疑不能得父

全屍惟取其首涉也兒的石河將奔畏兀兒遣哀不干爲使先往

亦都護殺之與四人戰於真河逐其眾哀不干即錄之別干真河即嶺河詳錄注以蔑兒乞部

爲帝仇遣阿兒思闌兀喀句察魯忽兀喀句孛拉的斤句亦納兒

乞牙松赤來告戰事錄四人名未全既而二使偕帝使亦至錄云先遣四人來告以西域史語意合之似四

使行在先二
使行在後也

帝曰亦都護果能輸誠效力於我復遣阿勒潑魚土克二

使往徵貢獻亦都護尋遣使進方物珍異馬年夏復遣使於畏兀

兒時帝在軍中

此與錄
語微異

秋又征合申帝至兀刺孩城

即史之兀
刺海城

指揮軍

事既勝合申納女而回羊年至虎年凡八年虎年帝六十四歲羊

年春柯耳魯克部主阿兒思蘭汗來覲於克魯倫河

即元史哈刺魯字
音與元史西北地

附錄之柯耳魯叶合祕史作
合兒魯兀續通鑑作哈兒鹿

亦都護亦至且曰帝若賜我得在僕役之列使

遠近皆知我依托陛下襟帶之間

語意甚難譯
詳祕史注

我願爲第五子也帝知

其意在親附因曰我以女與汝汝爲我第五子是年春下令伐金

先令脫忽察兒率二千人防後路

原注云所謂後路蓋防客刺亦乃蠻等降
眾乘大軍出而謀變也錄云出哨西邊戎

秋出

師自此平定乞得主兒只一面與摩秦爲鄰乞得稱摩秦人曰蠻

子稱主兒只曰女直稱哈喇乞得曰乞得韃子印度語稱乞得曰

秦又曰摩訶秦猶云大秦西域商人往彼或僅稱秦或稱摩秦實

應稱摩訶秦

案此皆拉施特增注之語可以考訂佛書支那之稱別有考

帝既入金界下各城寨遂取昌

桓撫等州

此下城名地名皆中國字音西域人譯音已誤兼之傳抄遺奪經西洋人重譯更覺比附無從只可就史錄所見字音尚類者著之餘概刪棄

太子朮

赤察合台窩闊台取雲內東勝等州軍至西京一過而行是秋哲

別取東京先至城下不攻而退金人以爲真退懈不爲備哲別既

退五百里留其輜重選精騎晝夜疾馳突至城下取之帝因撫州

時金遣九斤

句

幹奴

即爲奴

明安率大軍駐溫根達坂

即野狐嶺秘史作忽程堅答巴答巴謂嶺忽程

堅謂狐原注離哈刺溫赤敦不遠原書九斤之下有朱台不知何人今刪

金將巴古失

句

桑臣二人

錄但云軍師無名

謂九斤

曰聞彼破撫州方縱軍大掠馬牧於野若出不意輕兵掩襲必獲

大勝九斤曰不然彼軍形勢不易遽破宜明日馬步齊進次晨兵

進帝聞警軍中方餐棄飯而起以二軍拒於獯兒嘴九斤謂明安

曰汝曾至蒙兀地識成吉思汗汝往彼陣問以何故犯邊彼言不

遜汝即言之明安如所戒而言帝命縛之俟戰畢再問既而乞餽

此漢

哈刺乞得

此遼軍

主兒只

此金軍

諸軍大敗伏尸徧野復攻胡沙於會

合堡破之溫根達坂之戰金之名將精兵多盡於是役蒙兀人至

今道之帝回至軍中問明安曰我與汝素無怨何以當眾辱我對

曰我欲歸順恐被人疑不令我行幸九斤使我為此言得乘此機

以至帝前否則何由得至帝善其言釋之

此與親征錄皆在辛未年

帝取宣德州夷

其城

錄稱宣德府未是

攻德興府其地有園亭果木釀酒極多金守以精兵

不能下而退令拖雷汗

即錄之四太子也可那顏也可大也義為大那顏拖雷有是稱見下西域史稱之為汗蓋西域王皆拖雷後亦追王之意又西

域史不曰拖雷曰圖里謂稱名之義為鏡案元史語解圖里鏡也似元史之作拖雷為誤今仍依元史而識其誤於此

赤古古兒干

古兒干即駙馬

率兵再

往登城毀其敵樓破之而歸歸後此城復叛屬金次年秋帝自往

平之

此次年應是癸酉上文遺脫猴年遂為壬申

進至懷來金大帥高琪力守此城帝與戰大

敗之追至哈卜察勒

義為口隘即古北口也

死亡不可勝計時金主嚴兵守隘帝

選翁吉刺特二將曰喀台曰布札

即怯台薄

駐軍哈卜察勒帝自將

選錄古事特一將曰喀台布札自合卜察勒帝自將眾疾馳繞出第二隘曰紫荊口金主聞之遣米奧敦將兵守口勿

使出隘及平地比至而帝已度隘復遣哲別往破他處臨末之口

隘所謂臨末蓋居庸關也帝入紫荆口令哲別往居庸自南口攻出錄文特晰明此失載南口攻出之義自進兵與喀台布札軍合則古

亦破矣案古北紫荆居庸皆長城隘口此古之長城在金內地者也金築長城則更在邊外所謂粟

山築秦注古部一軍守其衝要也汪古導蒙古進兵而外險失昌桓撫等州皆不保矣至是而古北

三處關隘亦盡失中都危矣親征錄敘述詳明合西域史觀之既又令喀台率五千騎

守中都往來大路此較錄為明晰詳錄注錄有二將此僅一人自引兵攻涿州二十日破之少易

遂分軍為三朮赤察合台窩闊台往太行山右攻下右邊一帶城

邑直至哈刺沐漣而還原譯卓魯山當即太行山城邑名訛誤者多惟懷孟等音尚合原注河自西藏發源蓋即黃河哈薩兒此帝之弟

幹陳諾延拉施特原注翁吉刺人主兒赤原注成吉思汗幼子布札原注翁吉刺人由山之左取薊州

等處而還帝與拖雷汗原注亦稱也可諾延由中路不攻東平大名惟平他處

城邑而還先又遣木訶里攻密州取之帝至中都木訶里亦來會

原注蒙古稱中都曰汗八里克今曰大都自起兵至中都共二年羊年至猴年此誤應有三年雞年帝在

中都暮春時金主與九斤元帥等會議

九斤恐是高琪之誤

或曰彼軍已疲再

與一決戰何如王京丞相曰

卽完顏福興

此非計也我軍皆自都外招至

妻子皆在他處不知其心何如若敗則不能復聚勝亦各思就其

妻子而去祖宗社稷之事豈可爲此孤注當熟思之今莫若遣使

議和彼必退軍俟其退後再爲之計金主然之遣攸斤明安求和

獻公主哈敦帝喜而退攸斤明安送帝過哈卜察勒至麻池而返

錄云福興送上至野麻池而還此云攸斤明安不知與福興是否一人也攸斤當卽上之九斤又麻池無野字

是年已四閱月

則五月矣本紀合錄不合

金主

遷都南京

云在哈刺沐漣汴梁近河故也

留其子及福興

秦忠守中都金主行至涿

州契丹兵在後行及良鄉金主疑之令繳器械眾譁殺其帥鮮袞

卽錄之素溫

自推志荅

句

比涉兒

句

阿刺兒爲帥而往北行

可較親征錄

福興承

相聞變發兵守橋勿使北渡

卽蘆溝橋

叛眾聯合河之彼岸塔塔兒眾千

人前後夾攻大破守橋兵盡奪軍裝馬匹

原注塔塔兒人居於此地服屬金主案錄言將塔塔兒乃人北

異或誤會也掠中都一帶牧羣驅逐守吏是事之先契丹人留哥乘亂據

東京等地自立為遼王志荅比涉兒等以中都有備不能過遣人

乞降於帝時遼王亦來降並入貢帝授留哥元帥與以廣甯府令

守原譯勾旺鎮撫二地細揣之即廣甯府三字音而誤增字誤為兩也聊舉一節以見華地之難譯金主之南遷也以禿珠大石為

宣撫錄云以招討也奴為咸平等路宣撫復移於忽必阿蘭此無地名而人名又大異殆誤然所記之事則一事也或於金主前言其有異

志禿珠大石疑懼遂來降更遣子鐵克為質給事於御營既而復

叛自立為東夏王原作東京據錄改正所以然者由帝攻取金地已多金主復

嚴刻故眾皆離心各據地自立此數語必是拉施特增入歸潛志云宣宗喜刑法政尚威嚴此語誠非無據是年已

五閱月史作七月錄五月皆不同金太子棄中都而往南京帝命撒兒只兀特人撒

木哈偕明安率兵至中都與契丹將志荅等合遂圍中都金主聞

中都圍急糧匱遣永錫慶壽李英永錫據金史原書首將曰忠帥三將為從曰恭速曰康賚曰李芬此必訛誤忠帥當即慶壽見

下恭速康賚或運糧械往援人負糧三斗慶壽亦自負以勵眾慶壽行

涿州他將由別道

錄謂李英自負此云忠帥自負又云忠帥行至涿州也秦即錄之旋風秦則忠帥明是慶壽矣下文云他將行至興北則為霸州之誤或青戈

之誤皆為帝軍所獲兩路無一達者中都糧盡人自相食福興丞相

服毒自盡秦忠逃往南京明安入中都遣使報捷帝時駐桓州

西人考得

蒙古稱此州曰火兒敦曰八刺哈孫

命忽都忽諾延與翁古兒阿兒海哈撒兒往中都檢

視府庫守藏官哈荅國和

原譯作二人曰哈柳曰惠必是哈荅國和之訛

奉獻金幣二將受之獨

忽都忽不受取府庫藏物及哈荅以來

此處譯哈荅未誤

帝問忽都忽曰哈

荅曾否致餽於汝對曰有之特未敢受帝問何故曰城未破時一

絲一縷皆阿勒壇汗之物今城已下則皆我君之物安敢竊取故

未受帝獎其知事君之禮分所有資之而責翁古兒阿兒海哈撒

兒哈荅挈其孫尼克賽見帝而返

錄有不珍也哈荅因其見孫榮山而還二語何氏無可位置遂誤以不珍也哈荅為西域城名

而刪因其八字今可考正尼克賽即榮山之轉音也原文此下云往宏州西坑寨城而往此語不可解案錄有通州元帥七斤率眾來降一語下即守信安之事因悟宏州即通州西坑寨即七斤帥特

訛誤不能改正由此亦

山爲險久不能下此可考正錄中三人名大年誤帝在魚兒灘原譯誤命撒木哈

把阿禿兒率大軍由唐古特抵京兆原譯誤自潼關破汝州等處直

至南京界上之花營大掠錄作杏花營原文又有掠又自陝州渡黃河趨西

京金二將守西京曰寅荅爾曰罕撒兒撒烈即那塔忽斜烈二出城迎降

撒木哈受降而回帝又命蒙格力克之子脫命扯兒必攻真定府

原譯察罕巴剌哈孫又云乞解降之欲攻東平府河水爲阻不能克掠其地

而還金人復取諸城鼠年遺脫帝聞降將張致叛令木訶里率左翼

軍往擒之平其地牛年帝旋師應是子以聞蔑兒乞人逃至乃蠻西

界外原譯托克塔一弟集眾圖再舉其地山高路險乃命速不台把阿禿

兒率軍以鐵釘密布於車輪庶行山路不易壞此可證秘史復令脫忽

察兒以二千騎與合行至真河此是吹河大敗蔑兒乞盡殺其人生

獲呼圖罕蔑兒根檻致於朮赤朮赤聞呼圖罕善射試之果然詳部族考

遣人告帝乞貸其死帝不欲遣後患仍令殺之托克塔後人無一
得免者是歲禿馬特部酋歹都禿勒莎哈兒叛禿馬特先已降附
聞帝南征遂復叛此部兵眾素強帝遣巴鄰人納牙諾延及朵兒
伯諾延往討納牙以病不行帝躊躇久之乃改命孛兒忽勒孛兒
忽勒問使者曰此眾人所舉乎抑上意乎使者曰上意也孛兒忽
勒曰既如是我必往以我之軀易人之血妻子惟主上憐之既平
禿馬特孛兒忽勒亦陣沒帝知其言又聞其死甚痛悼之以是厚
撫其子告其家人勿過悲哀我必優卹

原譯以膽及臟腑等語爲譬

虎年封木訶里

爲國王伐金當木訶里在金境時金人稱之爲國王帝曰此佳兆

也至是遂定封號率汪古特萬人

下云又千人而無部名案錄則係火朱勒部也

兀魯特四千人

亦乞剌思人二千孛徒古兒干統之忙兀特人一千木勒格哈兒

統之即木哥漢札原注人三千可勒卡若正統之見則亦兒

人二千木訶里之弟帶孫統之又契丹女真之兵烏葉兒元帥禿

花元帥統之

原注此二部人皆新附以二將能得此眾故令其統率

皆屬木訶里節制

原注是時帝悉以金事付木訶里而自謀西方

之事錄在寅年與此同元史紀傳則在丁丑觀下西域之事似非丑年起衅當以親征錄之寅年爲合

是年哲別逐古出魯克至巴達

克山撒里黑庫爾之地殺之

徐松西域水道記葉爾羌西八百里色勒庫勒即撒里黑庫爾

乃蠻餘孽悉靖

古出魯克於龍年自別失八里至庫爾車

此殆非今之庫車當是伊犁屬城華文曰固爾札

歸於古

兒汗至死共十一年突而吉斯單與麻費闌那喝拉

天山以北西至錫爾河皆曰突耳吉斯單

詳途魯吉釋地麻費闌那喝拉義謂兩河之間錫爾河阿母河中之地皆是

先皆古兒汗屬地謨罕默德貨勒自彌

沙

即帝親征之西域王

奉父遺命亦歲貢二萬的那於古兒汗

的那金錢名

既而吞併

近境國益强大遂不納貢又攻取布哈爾令各城勿從古兒汗乃有撒馬爾干會謬斯滿亦來合復通好於古出魯克使者往遇諸塗先是古出魯克知古兒汗無能爲東方屬部皆叛從蒙兀西域亦叛又聞其父敗殘舊部尙在藏匿思得其眾以奪國土言於古

兒汗曰我離舊地已久今蒙兀爾往征乞得乘今之時我往葉密

里句哈押立克句

別失八里上二地別有考別失八里見釋地

招集潰卒眾必來從可藉

其力以衛本國古兒汗信之既東行乃蠻舊眾果來附遂肆劫掠

復遇貨勒自彌沙之使欲共謀古兒汗即約東西夾攻西勝則西

軍拓地至阿力麻里和闐喀什噶爾東勝則東軍拓地至費那克

特河

河名無考當在錫爾河西

議既定古出魯克即進攻八刺沙衮

西域史云西遼都城之名遼史則云虎思斡耳

古兒汗與戰敗之古出魯克退而集眾而貨勒自彌與撒馬爾干

之兵已至塔刺思擒古兒汗之將曰塔尼古古出魯克乘機再進

獲古兒汗陽為尊崇實則篡國自立越二載古兒汗以憂恚卒此與

遼史乘直魯古出獵襲執之略異而尊為太上皇朝夕問起居則語意相類

古出魯克既得位復娶一妃勸以從佛

教

妃名原文已缺

由是諭令民間奉佛不得奉謨罕默德

天方教主名

暴斂橫徵每

一鄉長家以一醉醺醺之貽誣訕毀之與古出魯克往

復申辯詞不屈古出魯克慚沮惱怒詈而縛之釘其手足於門眾

情咸忿而無如何惟望帝軍之至帝亦聞之故遣哲別往征哲別

示諭民間各守舊教從其先世所奉勿庸更易於是各鄉長皆殺

監泄之卒爲應古出魯克在喀什噶爾軍未至先遁

天山以北西遼故都之地若何攻取則各

書皆未言及但言天山以南

沿路居民皆不容納將入巴達克山而哲別追及於撒

里黑庫爾山徑窄隘處殺之

云是報應蓋天方教人語也案此節必是拉施特增入非國史所載哀忒蠻譯述則云古出魯克至西遼將謁

古兒汗慮有變令從者僞爲己入謁自爲從官立門外適古兒汗長妃之女格兒八速自外至心異其人入而詢得其故乃延入格兒八速以女晃忽嫁之三日卽成婚晃忽時年十五勸其夫勿信天主教從佛教並以古兒汗年老好諛告其夫以趨承之道餘云云同古出魯克旣於葉密爾三處收集舊眾卽至鄂斯懇奪西遼之庫藏攻八拉沙衮爲西遼所敗其時西域軍已至塔刺思擒塔尼古八拉沙衮之民聞警城守不令鄂思懇潰卒入城潰卒之帥謨罕默德太石率眾圍攻十日以象轂門而入大掠三日繼而部下復叛其帥古出魯克聞亂亟進獲古兒汗時天方歷六百八年西歷一千三百一十二年直魯古遂讓位古出魯克尊爲父仍稱爲帝而自執國事直魯古憂悶成疾越二歲卒在位三十五年古出魯克又娶西遼宰相之女甚美餘皆同謂是志費尼書中所云又撒里庫爾道上地名韋拉特尼山谷幽僻可入不可出古出魯克匿於中哲別遇牧羊人詢知蹤跡令獵者導路獲而殺之葉爾羌等處悉定爲帝虎年之事案遼史直魯古在位三